二樓紀略

序

曩讀史至謝元暉傳心竊疑之夫其解褐登朝嘗四參王府三讓吏部矣即以出牧亦自東海兼領南徐而特以宣城見稱何歟且茲郡也江表大藩從漢逮晉宋間二千石賢明著聲者代不乏人元暉起齊內史迺遂得專之後世無異詞焉果以其文章清麗冠冕若梁武簡文所稱嘆已哉古之人有言曰甘棠且思之况其人乎余來爲郡退食之暇登後圃北樓即所謂高齋者謝公視事處也彷

彿見憑軒秉筆其人斯在焉意必有遺愛被於邦人然而齊書逸其政事至南史并不言守宣城又何歟豈果以詩人掩其吏治耶將無六朝矜尚風流貴華賤實而載筆者亦失之耶夫古人懿踪傑蹟當日既不復存而獨區區一樓謂足以賓謝宣城之名乎哉及覽二樓小志乃嘆前太守青士先生有先得我心者於是乎若發吾覆焉二樓者其一即北樓又其一曰南樓地相望可里許世之相後千有餘歲矣先生一旦即明太守朱公肇建之

處增修之始易今名䆉人以先生常處南北二樓
間澄心和政講學賦詩也遂翕然以二樓歸先生
焉余又得之輿論謂先生涖政值戊子大祲後荒
政最善所全活無算其延接士類惟恐後時因以
想見謝公當日之爲䆉即於其詩約畧可見古今
人不相遠如列俎歸單味連鷄止容膝一今之節
儉委蛇也如察壤見泉脉覘星視農正一今之邵
農務酒也如排雲接亂蓋蔽日下霓裳一今之嗟
吁雩祭也如烹鮮止貪競其治屬廉恥一今之茲

歌都講也如髫髮逢嘉惠教義承君子一今之傳餐鞍洗也夫乃嘆元暉之於宣城果不爲章句掩後來者各審所自處而已先生尤雅意服古謂梁陳以下迄於元明北樓盛有題咏世徒以太白故艷稱梧桐橘柚一詩耳

國朝作者尤多南樓起明中葉紀傳本末皆不可沒於是程子偕柳始葺爲志嗣汪孝廉師退沈子元珮廣之於前人所傳畧備今入詩文在集者皆非苟作又以先生自著二樓紀畧附錄於後余下

車三月適此編告成念代置於賢者之後欣慕芳軌恆恐不逮特即所見頗釋讀史之疑爲序其梗概如此

康熙庚子七月既望北平黃叔琪拜序

自序

語云數面成親舊况及過此者乎余不敏守宛十年與其士大夫交相善迄於土俗民風見聞所接殆已多矣山川雲鳥亦復關人初視事有草停車有餘有北樓讀書記書院記聞合而删之附南北樓小志之後好事君子或取其情而畧其文焉二樓居士賦偉書

二樓紀畧 卷一

襄平佟賦偉青士

扶杖瞻天記

皇上御極之五十二年恭逢萬壽六旬正誕知府臣賦偉以寧國府耆民六人上京叩祝歸述天恩而爲之次第其語也六人者爲宣城黃雲程南陵童繼舜涇趙膺寧國胡正傑旌德呂祚

太平查元岱皆八十以上人其始請行者甚衆臣竊以九州萬國莫不願呼嵩闕下顧屢有溫諭止臣僚毋進獻文武百職皆在官行禮舊臣予告歸者卿貳以上聽一子入賀今爾民誠心雖萬里未遠當仰體聖天子休養庶老之深意於是六人獨以推擇得往臣勉之曰爾等生長草莽罔識朝儀天威咫尺毋或諠譁失次以滋罪戾皆曰謹受教又於其上道祖而慰之曰茲行也涉江淮達

黃河觀泰山以向神京春風長日父老樂哉汝子余隨行毋亦勸餐祝哽好爲上華封之頌行且歸矣皆曰諾今其還而有復於臣也邑貌加光澤步趨加健舉意皆甚自得者曰民幸生爲太平草木不圖得見曠古盛事於是坐六人於䩛署之燕寢而俾竟其說雲程則曰始至都城仰瞻宮闕迥在霄漢乃伏覩帝居壯麗威重既而聞人言今歲四方雲集先後無少息者皆爲同天節至也問

之則曰天下封疆文武大臣致政宰執九卿
貴近舊僚有馳赴　闕廷者有萬里奉表至
者若而人外藩下國無有近遠踰山度海來
獻方物者若而人以至觀光士子與夫商旅
負販百工技藝之流塡塞衢路又若而人直
省老人至者亦數千人元岱曰車中馬上服
朝服蟒衣出入炫煌光耀奪目　諸王貝勒
已下百官見任者前後皆三日雲程繼舜膺
皆曰都城內外民居數十步即結彩繒香爐

棹闓甚設惟禁城中尤華其各經厰凊梵徹
雲中爲
聖人祝長生者以數萬計時
上御暢春苑　諸王大臣舉朝恭請　御大殿受
朝賀得　旨初雲程繼舜臍正傑祚元岱皆
齋宿期前一日黎明從諸老人後迎　駕恐
臨期擁不得出遂又前夕止宿城外民家茀
見自西直門挨　暢春苑近三十里所列五
色錦繡牌坊其高插天有柱有礎有梁有檽

櫺皆作雕鏤花卉狀玲瓏穿漏下廣上銳最

上有

聖德同天

天子萬年各四大字凡十餘座下列順天江南浙

江諸省恭製輦道左右皆有幔幙凡障三十

里架松栢枝爲棚蒼翠彌望置几案書頁綴

盆盎景物以聯屬之鼓吹數百部俳優百戲

踏歌連袂笙竽簫筑琵琶絃索之聲不復可

辯中當廣尋丈　御道肅清官司守者問知

是外方山野之氓特教之側身道傍從容翔
視而已十七日夜分雲程與五人早起洗沐
衣冠待旦昧爽遥聞有聲非人間節奏主人
曰此太常法部所稱天樂也
上將還宮六人震慴蒲伏瞻光方曈香煙旋散前
導鑾駕諸儀從京師耄耋亦多不識稍稍見
旗幟畫日月星辰五嶽四瀆之形又見宮扇
制度不一其類移晷天仗絡繹未盡久之朱
輪華轂多有婦官前導皆無敢仰睇者又久

之傳

皇太后鑾輿還宮謹伏候宮車過又久之遙見千官

齊類侍衛中官奉步輦徐徐行其上飛蓋黃

雲成彩　諸皇子步從有中官負以從者王

公貴戚扈　蹕六人俯首心悼意是　駕至

與安慶老人錢甲者跪叩頭迎忽有大人傳

旨賜汝七人當謝　恩即叩頭謝　恩訖則所下

者人參也凡內京民與天下老人迎　駕有

天廚壽桃之賜剖食之中則白金爛焉　尚

方珍味與帑金錯落繽紛雨露降自上穹惟
羣生各自霑潤而民等顧邀靈茁大藥庶幾
難老之徵自此長得歌咏昇平尤屬萬有一
遇之厚幸矣是時車馬雲屯驩呼雷動道梐
不得前復紆從别門以入十八日
上御太和殿受朝賀各官序列朝内外有差禮法
森嚴莫得聞知民等與直省老人數千輩班
端門外望　殿叩頭各退二十五日有　旨
賜天下老人宴　天潢親命爵傳　旨汝等

歸各傳諭鄉里教子弟以孝悌爲先皆叩頭
謝 恩退自是各出京民等以五月十八至
二十日次第抵家設香案率子弟望北恭
謝 聖恩今安以上京始末開六人者之言
如此 臣賦俳語之曰汝輩亦知所以天壽乎
格久道化成之由乎洪惟我
皇上文德武功登三咸五幅員孔長前古未有覆
載之下凡有血氣莫不尊親今臣民懽欣鼓
舞感恩以數十年來撙節愛養所貽者極瑰

麗華瞻之觀明天下民物潤澤豐美上娛
聖天子繞電流虹億萬無量之歲月頁賑獻芹不
自禁其區區之忠愛而詎知肆大眚蠲積逋
弘闢門籲俊之恩廣容民畜衆之惠撫綏蕃
衛懷柔百神無一不關　九重之殷念若曩
者養老之典沐　天恩者蓋數數矣而今則
普天率土秀眉黃髮皆拜手稽首於　太乙
勾陳之下大酺大賚虞夏商周食饗燕禮之
盛未之聞也汝六人者誠不勝大幸簪筆之

臣定請恭繕　恩詔所頒綜一時盛事勒成
全書傳示萬世而　臣𥝌草茅愚賤感樂聞六
人之所爲近光而榮耀者乃食飲而遺之因
錄所述各書扶杖瞻
天字俾牓諸堂上中憲大夫江南寧國府知府加
四級　臣修賦偉　恭記
再世承
恩記
自古教忠之道咸推恩臣子逮厥所生至於

世受光寵則所以處大臣者有殊禮焉
聖天子孝治天下　錫命優渥百官得陞其親各
循資階以期自致所謂心無窮而分有限也
念　臣賦偉生纔六歲　臣父故文林郎廣東惠
州府長樂縣知縣先臣羈彩卒於官　臣祖學
道棄　臣父時　臣父生纔九歲　臣祖母佟氏苦
節二十年　臣母趙氏苦節五十一年追悼兩
世孤露竛竮不能圖報　臣見任江南寧國府
知府竊祿養毋貪冒逾涯今忝遭

萬壽覃恩幸得贈臣父封臣母如臣今官而祖父
母未諾恩命願將臣身及妻應與改封之
處移贈臣祖父母庶幾臣父地下有知感戴
逾於身受臣亦且不朽既由禮臣得請遂使
焚黃西山之祖墓而臣於官署侍母仰須
皇仁俯思往事不禁且喜且悲重以悚懼何者人
臣一命以上皆願榮及其先臣伏思高曾二
世僉用伯祖鎮朔將軍伯父中丞伯兄光祿
大夫得褒崇特典臣祖父母以臣無狀外吏

十餘載茂由晉階獲施再世今敷天共効嵩呼罪恩下賁曲徇小臣之私所竊喜者此也臣祖父毋潛德懿行既不食報於其身臣父天性篤孝早歲不祿今澤及泉臺而音容俱邈是以悲耳臣所懼者先臣懷唧結之忱未吏矢犬馬之報捧綸音而踧踖對宗祏而戰兢不敢以天恩曠蕩自安忝竊也康熙五十二年癸巳冬十月望前五日臣賦偉恭記

儒臣之選清切燕閒蓋不煩以政事而重其學術以備顧問歷代館局多聘山林未有如我朝之盛遇者也

皇上神明天授傳心之要三五同揆至於臣下專家所長悉在範圍之内宣城梅定九先生文鼎遂於天人理數故大學士安溪李公巡撫順天時嘗薦之

上命入見時御舟中奏對累日皆稱旨詳召對恭紀

將官之以老辭

上知其不仕也 御書績學參微四字額 賜之
仍 賜 御書詩扇綾幅朝賢多作詩文送之歸
隱文春山中罕得見者家故貧一畝之宮著述自
樂余爲吏於斯每相與論學欲賓之書院以倡[illegible]
人而莫可强也見所攜桃竹杖銘其上有偕萬里
至公門之句居嘗以不及壯盛仰報 君恩爲憾
久之 特徵其孫今編修玉汝穀成入史館玉汝
能纘其家學者供奉恆邀 殊獎每傳 溫諭眷
及老儒眞異數也初纂修明史潛菴湯公欲以曆

志全書就訂告其家侍御桐崖問何以知此人曰
得之徐司寇健菴然與徐公實無交也後數年始
晤司寇乃曰僕所以知君者自出君鄉詩伯耳謂
愚山侍讀也蓋侍讀推挽不使人知而先生不求
知率若此其受
聖明之特鑒固由李公薦達實以所學淵深精密
得不傳之秘所以
上每稱其爲有用也先生詩古文皆卓然成家於
理學最醇確躬行悉可師法年來習靜杜門不出

余嘗想望其氣象以爲近日儒者未易得也又可獨以一端求哉

梁溪楊學山作枚傳其祖仲武翁曆學諸家之言靡不該洽而折衷泰西定九先生素相印可以書約之至其山莊將商訂藏書余因得延之𥳑署始聞發凡殆若河漢久之愈叩愈有乃覺度數儀象此理自在目前大含細入非淺心學問無從領會傾聽學山議論益知先生之底蘊爲難測也

國家有大禮大慶祭告天下名山大川歷代帝王
陵寢使者耑往不敢怠遑及其禮成而反往往眺
覽之餘歌咏適志蓋雖星軺計日而無嫌疑之必
避與敦廹之難自主者余嘗見劉光祿藹菴楷使
奉日記阮少司空澄江爾詢遼左紀行詩皆以祭
告奉 命行也奉中軒轅黃帝已下十三陵遼左
爲遼太祖陵一則古帝王州所在皆西周漢唐遺
蹟一則得遂瞻興盛兩京長白綠江王氣發祥之
地雖耶律上都氣盡而 聖朝表揚遺烈望祭中

安使臣登萬紫山憑弔千古發於詩者宜皆各極其致也使泰記中如論黃帝橋山不當云橋陵與唐人混且古帝王尙未有稱陵者又諸陵自有遠近有司請從道里便公必以時代爲先後亦不聽合祭謂之曰祝册　御筆親書名載在會典諸君獨不聞乎若使臣妄爲并省是率畧不敬罪孰甚焉皆其關係之最大者故著之

唐刺史裴耀卿爲宣州日率所管縣與百姓勸導行禮奏樂以州久絕雅聲不識古樂乃請於朝令

天下三五十大州簡有性識者於太常調習雅聲仍請笙竽琴瑟之類各三兩事令此州轉次造習每年各備禮儀准令式行禮稍加勸奬以示風俗此爲政之本也又攷明成化中耙守涂觀以文廟鐘磬尊彝之類破壞殘缺特請於太常卿安成劉公宣致樂舞生鍾福慶錢永通二人來爲之考正肄習修置籩豆干籥若干外召工範銅爲簠簋鐏罍鉶登爵若干於是器物具備聲文亦稱（涂公自爲記）

余初至耙於庚寅仲春上丁行禮先一日官師集

明倫堂演禮合樂見其儀節有未妥者悉更定之至於樂器雖云視各縣學爲備然於審音叶律之道未之能也詢之諸生皆言舊傳自太常者久而寖失今鮮所據依云余惟　國家道化昌明制作大備
皇上方親定雅樂天地同和當有建言請下直省各學俾從太常辟廱傳習者其謹俟之乎曩在禾中嘗覘其學音樂殘鈌因爲製樂器募俊秀爲樂舞生與諸生詳核聲律講習儀注督學姜公㯠按

試特往臨諦聽琵之士大夫亦咸來集朱竹垞太史有書見及弁論鄉賢神主今以貲淹洽者覽焉

與佟太守書見曝書亭全集　　秀水　朱彝尊

伏聞執事甫下車首崇學校將有事於釋奠先期演習樂舞生教以執籥秉翟及上丁躬率校官弟子頻宮行禮有秩其序有肅其容鄉之父老謂五十年來所未覩僕偶滯吳下未獲預觀其盛至於鳩工修治自當爲邦人倡雖窶且貧不敢辭也竊念學有鄉賢祠本乎鄉先生沒而祭社之典茲傾

圯已久及今不葺將化汙萊祠中主漸剝蝕理宜更作僕考之載記有謂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則許叔重鄭康成也有謂禮埋重則立主士大夫有重亦宜立主經傳未見大夫士無主之義則徐邈及淸河王懌也主之制雖不載於經然衞次仲言右主八寸左主七寸廣厚三寸何休言主狀方正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有二寸諸侯長一尺漢書舊儀言帝主長九寸后主長七寸杜佑通典述晋太康故事帝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蔡謨

言今代祠版乃禮之廟主安昌公荀勗祠制神版
皆正長尺二寸博四寸五分雖諸家之說長短不
齊要之帝后之尊莫有過尺二寸者涑水司馬氏
伊川程氏定爲主式作主以栗趺四寸以象四時
高尺二寸以象十二月身博三十分象月之日厚
十二分象日之辰今之法式大率準此乃邇者人
祠多係封君贈公其子孫富貴利達不循舊章取
材舍栗以喬木爲之高或三五尺餘塗以金泥巍
然坐先正之上非禮已甚慶新鬼有所不安神其

妥於是乎伏惟執事既事修葺匯集其子孫諭以
尺度之不可違令彼更造與先民一式斯禮行於
鄉不僭不濫祭祀之典可永無憾矣希執事垂聽
焉
朱子語類有池錄一卷宣城孫敬夫先生自修所
記也偕從弟自新自任從朱子遊朱子嘗遺書商
確傳訓此編蓋敬夫於其後追錄之者先是吳正
肅公柔勝之學一主紫陽嘗教授嘉興御史湯碩
劾其學主朱熹不可爲師儒官坐罷後爲國子正

以朱子學與諸生講習於諸生中得潘時舉呂喬年白於長擢職事以是士知向學伊雒之旨晦而復明公嘗曰士以大節爲先大節苟虧他美莫贖故每於行事至否爲學力淺深之驗罹黨禍十數年畧不少貶詳宋史子桼知政事淵丞相潛命名臣

至明弘治中有石剛先生宗周王肅裔孫也專志聖學以明道闢異端爲己任守臨江下車撤三教坊易曰崇儒聚生徒講學以德化其躬行斬斬卓然儒宗里門皆嚴憚之少孤篤孝嘗刲股愈毋疾

數歲毋卒復廬墓詔表其門余嘗遡此邦理學淵源得其大槪幸傳而未泯者如此

正學書院之興宛郡守近溪羅公汝芳以良知開示後學前守初泉劉公起宗蓋已倡之皆宗王文成公文成起河津百年之後以豪傑不世之才得不傳之絕學痛彼支離膠滯逐末忘本是以揭本心而使之反求故傳習錄主簡易親切初泉近溪一本其旨而迭主講會如宣城貢受軒沈古林梅宛溪太平周恭節諸公詳南樓志其言行出處照然如

昨蓋未有舍躬行而談妙悟者志傳所載皆可考也余嘗讀羅念菴先生之文當時已淺燭夫末流之病矣其言曰聖人之學在古易成而獨難於今者何也古之志道者專一而所從入者恆不一今之專一以志道者既鮮而問其所從入者恆以一言蔽之夫以一言槩人而不俟其力之所及則入之之難無足怪矣孔門以求仁為教宜其言無異同也乃克己復禮惟顏子得聞之至仲弓輒易其語此猶二人耳若夫樊遲則三問而三變抑又何

歟譬之於路其至一也而人之居處不一資禀之於道亦猶是也各得其本心者謂之仁此聖人教人入德之門也然能自識其心之所以為心與即其資之所近以各得其本心非徒師不能以授之弟子與弟子不能得之於師也即吾一人之身一日之間亦有不可得而必者而況於人人哉故經嘗不周則改過不密踐履不久則實際不純非忿成心去故智絕多岐而歸一原則吾之本心必不可復其亦可謂艱厲矣然不如是則不足以致曲

而極淺以吾之資去道固有遠與近也今不計真僞不量淺深求簡易者未得其約而先失之輕務徑直者未得其速而先失之肆矜少得者不能內固妙元解者不能厚終其亦異於魯論之所載矣見寧國府學門記

涇水西書院在寶勝寺之右明嘉靖中建祠王文成公以王心齋艮鄒東廓歐陽南野錢緒山王龍溪五先生配與羅城志學書院相望百里間張居正柄國時與同毁已而在羅者改建城南今南樓地水

西亦復故處皆勝國事至於　本朝廣厲學宮人
才蔚起𥡴邑講席廢興不一余所以甫下車即首
正學書院之役也涇之士子以修復水西請余亟
解俸以倡又爲引以勸夫好義者攷其始末亦初
泉近溪之遺而是時涇先進則張文學棨查副使
鐸翟主事台徐布政楙沈太學御○並見府志與
宣城貢沈諸人會請於是鄒文莊劉師泉邦采錢
緒山王龍溪迭主之中爲明道堂後則熙光樓鄒
東廓爲之記其復也以萬曆丁亥見涇令張堯文

記中有蕭開府相與切劘之云謂蕭定蕭彥抑蕭氏如布政艮幹按察雍皆殫精先儒而趙氏父子封中奉大夫仲全著道學宗師錄朱陸辯粹然一出於正子大僕健承家學端嚴廉潔刻其父所著理學正宗行世意水西志中所必詳也貢安國輯趙侍郎士登服膺薛文清語錄與布政尚默嘗自言行已服官無以踰人惟平實清慎差爲無忝鄭太學岱聞人述許魯齋言雖處千百人場中常知有已遂欣然會心用力於此鄭一鶚汝薦專志濂洛關

閩之學蓋理學之漸摩於此非一日也萬曆中增祀朱文公爲朱王二先生祠

郡西城內同仁會館明萬曆中建祀羅近溪耿天臺兩先生蓋郡門貢士陳九龍（履祥）倡學寧郡宣城施（弘猷）沈（壽昌）章（仲輔）南陵陸（行素○据施氏家風陸當爲魯）涇縣萬（國壽）寧國楊（遜）旌德呂（堅）太平汪（有源）等率衆建館九龍歿後從祀而以及門諸子配焉九龍得盱江之傳及門八百餘人所至絃歌不絕晚爰湖北雲山門人置函丈有傳經臺其學闡性旨

與人言迎刃而解今寧太諸𦗐士人多稱其緒論云

施弘猷字允升號中明元石峽書院山長璛之後嘗與鄒南皐焦澹園諸公往復論學太守霜鐔金公[勵]訪學行方正之士講學北樓得中明與同邑章仲輔羅逵生太平王心印謂之高齋四子事多浴度歷數年所言人無知者嘗捐田百餘畝贍族爲義田金公難之曰生無百金之產而爲范希文宰相之事子贈僉事詧字曾省孝友好學有父風

詳明史孝友傳孫闓章郎侍讀恩山先生官江西嘗講學景賢鷺洲書院云

楊遜字子順師陳九龍九龍殁廼倡教寧川積誠以感之士多蒸動六邑講會寧川獨盛皆推其功

呂堅字定夫隆慶選貢判廣信府遷桂林府同知歷官循謹廉儉私居必整衣冠嚴坐以忤時貴左遷周藩長史王嚴重之中州賢士多從遊其門

汪有源字惟清年十三從杜朱川講孝弟章輒喜曰孝弟吾分內事杜驚曰孺子便作身心語眞可

講學師祁門陳九龍受羅玗江集有得在金陵數
主陽明祠與焦澹園周海門鄒南臯楊復所高景
逸諸公論學晚歲於邑中結歸源會云章曾萬三人闕
羅公祠在景德寺即志學書院西宛陵精舍之致
道堂也萬曆己卯書院改理刑公館後改建城南
仍別祀近溪於此今寢圮
寧國明德書院一名鳳山書院在儒學東正德丁
丑邑令王畤正建萬曆己卯改委官行署　國朝
康熙丁巳邑令馬光改建西津書院

太平文峯書院在縣治南中祀周程張朱五先生
嘉靖中邑令丘振建萬曆中更名天都書院巳卯
改迎恩公館續復明末圮　國朝順治辛卯令陳
善政重建
右余歷考書院廢興必詳當日講學及建置姓氏
所專祀配享何人歲月皆有紀蓋重乎道之明且
行未墜於地而在人也自朱子以來寧郡數百載
風尚畧見於是矣今奕然昭著蔚爲儒宗者志乘
猶不過書其梗槩况其隱約無述者又未嘗無之

計當時大會六邑千百人中聞雅歌絃誦之聲趨以采齊行以肆夏請業請益高下淺深各有授受而歸本身心禀諸言動不識興起者更當何如惜夫不獲周旋揖讓其間也蔣季虎典具言施侍讀自豫章解官歸復振同仁講會郡司馬縉雲瑚山鄭君載颺臨主之老儒則有魯巖若與姊鄭王便樸為之解發開悟季虎偕徐龍長輩數百人辯證其倘嘗力募修此館未幾治郡有與鄭異志者事寢格余聞之惋惜今不及為之計亦無從析其異

同也

余曩官檇李時嘗修魏忠節公大中祠堂拜其畫像公子貞孝先生學洢祔焉同時被難諸君子則黃忠端公尊素初仕寗郡推官入爲御史者也意當有祠於茲訪之不得攷定祀典於府學拜陳靖獻公迪祠明建文朝禮部尚書死烈文皇將殺公先烹其子鳳山丹山鼻舌強之食公吐唾罵不絕口或問甘否曰忠臣孝子之肉何不甘也刑畢無敢收瘞其僕侯來保竊公骸潛瘞之郡城外討

家橋幼子徙山東後人多有登第歷顯仕者施侍讀愚山視學山東有陳尚書祠詩其序云公殉建文難族且盡一乳嫗芮氏竊公孫祿兒逸諸竇中既入歲嫗且疚泣曰子陳氏兒也我不言誰知者事遂聞時文皇怒稍解詔戍登州四世而侍御公鼎以直顯尚書公其學繼之為登布族

時燕府教授俞忠愍公逢辰以泣諫靖難見誅初燕王密謀舉兵公與長史葛誠頻預聞稍洩之王自京歸國稱疾大暑圍爐曰寒甚公告藩閫曰王本無恙勿懈防恐一旦不可測公之授命燕邸與南都方練齊黃其義一也萬曆初有詔立祠今東門內俞公祠是

城南有元汪文節公（澤民）祠公延祐戊午進士以禮部尚書致仕長鎗賊鎖南班等犯宣城或勸公去之公曰昔江萬里寓鄱陽我軍逼城衆皆走散猶坐守以爲民望況宣民離合視吾去畱夫何之城陷不屈死其生平詳宋濳溪集汪公神道碑塋在耙東南嶧山之麓知府事余公觀治墳建祠三原王端毅公（恕）爲之記（以上三公皆宣城人）

敬亭七賢祠見前明吏部尚書張藐山（愼言）附祀公山西陽城人南都既下流寓宣城邑人高其風

節故祖豆焉事蹟詳明史列傳其從孫督學泊谷先生泰交按寧乃祭廟勒傳於碑山之南則姜公塚葬處也山東萊陽人學者私謚曰貞毅祀七賢祠崇禎朝禮科給事以建言廷杖謫戍宣州衛未至而明祚訖公以君命在有戍無二甲申後遂不復東

由琵城而南二百餘里逕之烏溪有桓公嶺焉晉內史桓簡公彝拒蘇峻死之事詳晉書嶺上有公墓墓側有祠久圮余以事至旌德過此下車拜焉

以是祠不可不亟葺也捐俸行涇令賈君重修既成移令致祭仍肖俞將軍縱像以配縱涇人也守蘭石以戰歿按嵇志於忠節載縱宣城人又有紀世和收葬桓公遺骸於村裏鎮俱互異桓公祠在涇縣西五里湖山下者宋令李定有記其祀於墓所碑載葉侍御永盛修莫詳所始公列師燕湖退保廣德乃屯涇縣賊將敗縱進攻涇益急是必韓晃由東南抄掠山谷轉鬬以北故蘭石為涇之門戶縱歿於是無疑而舊傳公墓在嶺上涇先正王巖潭廷幹桓公祠文亦云桓公嶺為

死難之所湖山則其報享地意其必有徵也宣城城北五十里所謂東門渡者有公墓則去涇愈遠公既屯涇正合與城存亡疑湖山烏溪猶可信耳余至南陵見東街有祠二間之一曰孝感祀晉孝子何公琦一曰忠義祀明僉事吳公景皆其鄉先生也孝子事見晉書僉事𢎞治中進士官四川按察使賊藍鄢擾川東公守江津援兵踰期不至城陷死之有司春秋致祭初配以邑人張國綱後國綱移安賢寺寺始爲講學之所故祀典有司主之

今僧徒但知有開化寺祭田亦分經久難復矣
韓昌黎有示爽詩云宣城去京國里數逾三千念
汝欲別我解裝具盤筵日昏不能散起坐相引牽
冬夜豈不長達旦燈燭然座中悉親故誰肯捨汝
眠念汝將一身西來會幾年名科掄衆俊州考居
吏前今從府公召府公又時賢時輩千百人誰不
謂汝妍汝來江南近里閭故依然昔日同戲兒看
汝立路邊人生但知此其實亦可憐吾老世味薄
因循致留連强顏班行內何實非罪愆才短難自

力懼終莫洗湔臨分不汝誑有路即歸田按此則
公嘗家於宣甚明也公父仲卿爲武昌令終校書
郎公三歲而孤隨伯兄會會以事責守韶州卒貶
所會妻鄭夫人葬之河陽建中二年成德魏博山
南平盧節度相繼亂故公從嫂鄭避地江左其祭
鄭夫人文云避地江濆朱子考異注云家於宣州
祭十二郎文中年兄歿南方從嫂歸葬河陽既又
與汝就食江南與此詩皆合惟不知奭爲誰公子
姪無名奭者昔人疑爲湘小字湘與滂皆老成之

子率府參軍介之孫介生二子曰百川曰老成即十二郎而會無子以老成爲後其後百川亦公乃命老成之次子湘歸後其祖介中間年之相去無可考祭十二郎文云吊汝之孤又云汝之子始十歲而此詩云念汝將一身西來曾幾年疑公自貞元二年至京師後四年一歸視老成公佐汴徐五年中老成一再至而不果取孥故公有河之水二章老成歿於江南其孥未歸公取爽西乃其晁後故云汝去江南近里閭故依然也公貶潮州行至藍關

示湘云知汝遠來應有意好收吾骨瘴江邊宿會
江口又有示湘詩湘以長慶三年登進士第公之
子昶長慶四年進士第而公之卒在四年十二月
二日爽果即湘意其得第來宣爲幕僚之屬故云
名科掄衆俊又云今從府公召至云昔日同戲兒
看汝立路邊是鄭夫人老成爽三世留宣城久矣
覩公復志賦惟中原之有事兮將就食於江之南
始專專於講席兮非古訓爲無所用其心是公少
時故世謂宣城韓氏别業爲公讀書處學成始去

其俎豆於斯宜也又按鄒文莊韓公別業碑記則專祠之立在正德戊寅石崖林公以韓氏舊址莫稽乃擇敬亭之勝撤佛氏像而祠之未幾翠雲僧徒私崇其教而徙公於旁舍嘉靖己亥白坡何公南岡曹公相與更新榜曰唐昌黎伯韓先生之祠又於山麓設綽楔曰昌黎別業今皆廢余始至謁七賢祠則瓦礫荆榛不可成禮仰視神主公蓋合祀焉亟謀葺之閱三月乃成爲設祭而以餘力修雲齊額珠俾復舊觀（別有修七賢祠記）昔有言公排釋氏

而顧寄釋氏以居神其饗之乎余以是祠爲宣人所立而敬亭則宣城山水之最勝七賢輝映千載同歆釋氏何與焉且主之者爲郡守縣令與僚屬崇賢宣教有裨風俗非獨好事爲遊觀點綴而已葢余遊歷吳越閒琳宮梵宇多有名賢尸祝其閒不獨敬亭也

重修敬亭山七賢祠記

宛故有七賢祠在敬亭山舊祀南齊謝公元暉唐李公太白韓公退之宋晏公同叔范公希文而益

以明末陽城張公藐山萊陽姜公如農或推豈蹟或號寓公或少而浮家或終焉埋骨率耽情於丘壑之邃美寄興於風泉雲樹之幽奇所謂千秋萬歲魂魄猶應戀此者故祀之敬亭云爾而予於其間不能無惑者攷宋史晏公本傳知應天府延范仲淹以教生徒范公本傳亦云晏殊知應天府聞仲淹名召置府學是范公教授應天乃宋[illegible]京地距江南甚遠不知何據加以宣州教授之目而並列諸祠蓋從來郡邑之志牽率傅會而俗本通鑑

繆以教授應天爲宣州與正史牴牾竊意范公嘗判廣德是中山川詎無會經眺覽者乎況夫賢者官其地風聲所播遠近皆薰其澤宛與廣德壤相接也則范公之祀何必不在敬亭耶嗟乎自有茲山以來代凡幾易疆域建置凡幾更達官遷客勞人韻士登臨觴咏流連而憑弔者凡幾輩而敬亭之名至元暉始大顯方其高齋視事之暇雙旌五馬撥靈巽而問丹梯賦田賽雨爲民祈福自合沒世不忘其餘數公皆因其文釆漸被德望夐絕邪

入尸祝亦如仲卿之桐鄉鉅平之峴首遂使敬亭
一峯聲齊五嶽又不獨劉夢得所云宣城謝公一
首詩而已地顧不以人重乎哉比年廟貌寢頹雀
鼠穿穴蔓滋蟲篆几筵僅存予過而慨焉於是捐
俸重修屬宣瀞宋廷光董其役三閱月而竣工榱
桷頓新馨薌增肅七賢有知其欣欣而樂康也必
矣因論列祠祀之設於敬亭有非漫然者用告來
茲庶常葺治之以期於永久傳曰人之欲善誰不
如我則夫抒懷古之情存不刋之烈繼起之君子

諒有同心也夫
白樂天元和中寓宣城與侯權秀才俱爲宣州守
所貢明年擢進士今稗志選舉流寓悉載之而選
舉云貞元闕年長慶集有祭烏江十五兄文云宣
城之西荒草道傍今城西有白府君墓夫太白昌
黎皆以寓公祠祀敬亭不宜遺州考貫籍之白傅
齊梁風流相繼郎江文通亦嘗後謝公守稗若以
江本集不言宣城則晏元獻有出知宣州之命數
日卽改大名范文正但判廣德豈非以人情景慕

故欲位之山水間耶然則職官志旣有江淹復奚疑焉至附祀姜張二公嘉其忠貞則文信國之遺風餘烈未亾也信國守秭越月召還昔有專祠在宛陵驛故址尋亦久廢余力圖修舉而以憂去官矣竊爲此末議以俟賢者博訪故老參定祀典請增祀三公名十賢祠或亦非盡强合者與然余究以祠址陿隘無左右个門序堂室無次第僅容樽俎欲鑿祠後山腹以廣之而未遑也

宋呂獻可嘗爲旌德縣主簿後滕德章官此作景

呂堂自爲詩當世知名之士屬而和之朱子爲跋云滕德章寄此册來求景呂堂詩余謂後學宗慕前輩而表其遺蹟固爲美事然默而識之求其所以至於彼者而勉焉可也何以詩爲哉豈欲誇之久遠使人不忘則德粹之記諸公之詩已足垂後矣亦無待於余言也乃書其後而歸之滕璘景呂堂記大畧

云予觀中丞呂公歷事三朝徧居言職其於國家之大典禮大謀議侃侃諤諤雖黜不悔忠肝義膽有死無二固非常人之所能髣髴若乃抗論荆公於登用之始而逆陳其禍患之必至雖司馬文正猶服其先見而自以爲不及焉嗚呼公之識慮深行焯焯如是吾意其中之所養必非一日之積當

其貳令於一邑其治民主於愛利而疾奸暴則嚴大抵槩以公平有如溫公之所誌者究必有可傳於世德章勾稽之暇試一訪之亦足以是則是傚而求無愧於今日名堂之意矣毋徒慕其名高其節而反忽乎其初也

按呂公誨正惠公端之孫以慶曆初爲茲邑簿至紹興初滕珙德章來爲是官記景呂堂者其兄璘德粹北滕發源人宋時旌無丞故記云貳令景呂堂詩令惟傳霍權一篇

宋丞相文信國公嘗守寧國府越月召還蓋咸淳庚午也朝命既下公歸四郊與郡父老告語作勸農文并序云太守到郡踰月被命造朝辭免不允且旦夕去矣猶以職事得出郊與爾農父老告語

一次記李莊簡公曾守此土後有一帖云僕頃守宣州今已二十八年東望雙溪疊嶂之勝感歎而已因見諸父老為祝率勵子弟為士為農仰事俯育為忠為孝戮力以事田疇先時而畢租稅立身揚名以顯父母是所望也李莊簡去任已久尚拳拳宣人如此今太守與爾父老方此相處遽然去之其拳拳又可知因取莊簡公意衍為勸農五歌以寓戒酌酒與爾父老誦之爾父老其轉語鄉曲子弟能從吾戒而不為惡即能從吾勸而為善他

曰太守在他所遇宣人必問曰爾父老安否爾農
會從吾勸戒否爾等尙勉旃以副太守去後之思
第一勸爾勤耕作布種及時休落晚惟有鋤頭不
負人一飽食煖衣多快樂　第二勸爾行孝弟敬重
爺娘比天地前人做樣後人看滴滴相承簷溜水
　第三勸爾勤教子有子讀書家道起若還飽煖
不知書千萬莊田不禁使　第四勸爾常修善糶
米救荒極方便但從心上做陰功管教兒孫多貴
顯　第五勸爾了王租莫教人喚做頭都年年早
納早收鈔那有公差來叫呼　第一戒爾莫謊狀
須知官府難欺誑從來反坐有專條重者徒流輕
者杖　第二戒爾莫避役既有田園那避得今朝
經漕明朝君到底費錢有何益　第三戒爾莫爭
追搭刀使棒欲何爲有事到官猶可說殺人償命
悔時遲　第四戒爾莫無賴故殺子孫罪名大繼
逃人禍有天刑害人不得反自害　第五戒爾莫

奪路做賊不休終敗露斬絞徒流此中來能得幾錢受此苦

明隆慶中琶守王公嘉賓演刻文丞相此辭告誡父老亦猶前賢不自有而推本於李莊簡之意也信國下車甫一月去而拳拳於斯所言皆切要明白易曉倘吾民能守此以教子弟可使衣食足而禮義興矣拒追奪路太平之世所無意爲當日民風而設然國家名法皆以明民使知不麗於刑罰如故殺子孫一條戒民毋鬬毆殺傷也言卽使子孫亦坐故殺罪況他人乎何弗因之克類至盡以期束修自好也哉李莊簡公名光資

政殿學士其守稆以建炎三年治行具宋史云

國朝纂修明史諸翰林遭逢　聖明選自鴻博文

賜今之巨史四序以光寵之大學士崑山徐公

領監修時寧稆載筆者施侍讀高檢討二人亦盛

遇也嘗見侍讀修明史議蓋方在史館作其言詳

愼明切浚以不虛美不隱惡成一代實錄爲難余

與客論吾學編從信錄通紀及灼中志諸書因舉

靖難復辟大禮及妖書梃擊紅丸移宮數大案當

時事勢決裂至今令人感慨雖君子之心昭然日

月而勝國元氣剷黨機牙三百年來摧殘之餘重以糾結至鼎覆社屋而後已此亦天也余觀寧都文獻變故之秋皆見士節靖難陳俞二公旣皆祠祀於鄉史傳具著本末閒考奪情起復明輔臣若此者三人李文達之逐羅一峯已爲名相重累至江陵武陵不可言矣而抗論不屈者前則少林修撰後則肩生徵君沈氏世有人焉然世變愈亟人心愈非兩先生立言亦各有所主葢修撰長太息於承平恍儆之日以國體風教爲慮而徵君痛哭

流涕於危急存亾之頃以國威挫民生殘救焚拯
溺爲心者也居正倚馮保出新鄭志在攬權嘗神
宗沖齡以君德未成爲之說言者謂輔臣方欲致
君堯舜而不奔喪不讀禮先已無親朝臣又曲承
風旨上章請留居正遽靦顏自陳但假治葬是一
居正不足惜所惜者傷國體而壞風教也故宣義
士吳文臺仕斯作擬上江陵書云願相國爲天下
第一等人毋徒爲天下第一品官修撰與張嗣修
書亦云在老師不得爲純臣在門下不得爲諍子

嗚呼壁之爲純臣猶以第一流處之也居正貪祿竊位人也其齮齕吳中行趙用賢諸賢以爲將扼之吭而奪其食猶不解諸臣請留者何謂也修撰一疏不圖爲內閣所抑脫其得達亦惟有拜杖已耳其移疾飄然要豈獨疚心一居正哉傷中朝之無人而諂諛者至蔑天親於不問也雖然居正枋國猶稱救時之相使其處嗣昌之時將金帛無避之說難假之以遂其私度猶能奮身一出誓勦流寇自効嗣昌何如人也崇禎之世事何如棘也乃

委一闒冗恇怯之熊文燦以撫賊邀上賞而已特高枕禁近玩門庭之寇不亟翦除可謂之金華無避乎彼無居正之才氣膽畧而貪祿竊位甚於居正且居正奪情每稱內批天下皆知有竊弄天憲之罪懸皇英果雷霆摧折之下於廷臣獨眷眷一嗣昌故有謂嗣昌當終喪者即以爲此代狐兎去鷹犬者也豈知其濬藏固穴轉驅赤子爲粱肉豢賊飽噬而無他伎能哉夫同一流寇也人主視之狐兎也天下患之虎狼也嗣昌畏之亦虎狼也委

文燦以撫獻賊是使嬰兒持粱肉飼虎狼而欲其弭首帖耳也是誰之過與徽君逆知其必誤國也三疏爭之葢爭者撫與勦之大機妄不專在起復與不起復也論者不知嗣昌非辨賊之人而以奪情為權宜濟變之計余有感於修撰徽君之事故反覆參觀庶幾悉其同異焉居正憾修撰而龍宗武胡檟以羅織下文臺於獄欲使連修撰文臺拷掠無完膚卒不使被誣枉（蕪湖人王律為偽疏得旨罷居正一紙刊行宗武祠仕期有擬上居正書遂見誣寄龔沙戍獄中人皆冤之）嗣昌憾徽君而與

文燦喪師辱國俱前死禍藩擁立阮大鋮用黨錮
必欲殺徵君以徵君劾其妄書條陳鼓煽豐芑故
銜之徵君變姓名避蹟婺州以免何小人之相黨
護不可測耶雖然適以成君子之志節耳
明季三案紛爭大概自憂危竑議波翻風煽所致
旋有魏璫之逆毒流縉紳士大夫生斯時不濳鱗
戢翼必至蹈湯赴火東林諸賢以名節風裁倡率
天下而復社則東林宗子也雖其中不無希風逐
影竊名敗行之流爲之領袖者實皆有東漢杜李

諸賢之遺意然衣冠之禍亦烈矣南陵劉工峯有源四朝臺臣明決忠厚見崇禎改元起廢諸賢報復過當乃歎曰國法非人臣所私況英君不可導使手滑時以為名言

王新城論明大禮有云楊文忠廷和以下君子也皆不負孝宗因及歐陽永叔賢者也為濮議乃敢於負仁宗余謂張璁桂萼以兄終弟及繼統與繼嗣不同當時士大夫以孝宗德澤淪浹厚正如宋之仁宗三代而降漢文景外不多見不可使之無後

然無以回世宗之私恩奪張桂之强詞者何也正在於有不負孝宗之嫌介於其際耳張桂之意以爲寧負在天之列宗不可忤當陽之新主故廷論則顯稱天下者高皇帝之天下折諸臣言當後孝宗者而隱動世宗以爲人臣者不忿孝宗使陛下爲人子獨忿與獻陷君不孝翹已之忠所以其言易入也葢嘗觀大禮或問其隱曲有不可掩矣曩與客追論及此以爲昔之廷詰張桂者直當云初謂二臣昧不知有高皇帝耳今固知之請即與陳

高皇帝傳天下之法夫孝宗非高廟之大宗乎二臣之言繼統非繼大宗乎禮大宗亦族人為之服緦大宗無後則族人之子為之後興獻之事孝宗分則君臣宗有小大若之何可以二統奪宗也旁親入繼自帝所生是絕大宗矣諸侯卿大夫之大宗猶不可絕況帝王家天下可無大宗乎張桂必曰夫興獻猶高廟之世孫也何不可宗則當詰以武宗大漸設命出金符召昭穆在諸子行者為之後即繼嗣與繼統合為一人於興獻奚與焉惟其

自克私愛特昇聖明以膺天地民物之寄人臣安得進邪說以干宗也禮凡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爲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爲之也亦然此則宋濮安懿王之子養宮中稱皇子與今日事不類諸臣稱引固非二臣亦安得借以間執其口也如此則有高廟自不可無孝宗矣但欲世宗知已未嘗父孝宗何嫌於忩與獻而高祖之天下必不可以有二統也柰何必請帝與獻使於孝宗爲不臣於高帝爲支庶奪大宗也哉偶見南陵王隱君學箕

持論已及之并錄於後

王禹疇文集明史論云世廟大禮當日議之詳矣大約持大宗者於義爲正伸私情者於禮爲順雖然貴爲天子而不得以尊其父富有四海而不得以養其母義伸矣於情豈安議者旣不爲世廟體人子之所安而又無古義以服世廟之心此正其援張璁桂萼以邪說可乘之閒而諸臣坐得持議之罪也璁萼之議曰陛下遵大祖遺命兄終弟及非爲人後者比夫所謂兄終弟及者正以天下者太祖之天下必明統系而辨本支不使旁親亂宗法也豈曰置大宗之後不續而可自爲一宗也按漢宣帝以武帝曾孫得立則戾太子爲嫡祖而昭帝爲繼祖岁進戾太子史皇孫而不後昭帝矣乃宣帝止稱史皇孫爲皇考而未嘗崇帝號其於園寢但稱戾園悼園而不廟於京師則豈非身後昭帝而私親不得爲大宗故耶又按漢光武奮起草萊以續舊服雖曰中興實與高祖同一創業則自爲一宗而自父南頓君以上崇稱顯祀以致其尊親

之意夫豈不可而光武不然也大宗則高祖而下斷自元帝而四世親廟止令郡縣侍祠而京師不爲立廟光武豈薄於所生哉義固不可絕大宗而隆私親也今世世廟之繼尙非光武正與宣帝同耳議者不援宣帝光武爲類而用濮安懿王之說夫宗實當仁宗在時巳育宮中稱皇子與世廟絕不類此張桂所以得奮其邪說以取富貴而諸議臣無所逃於罪也

天啓時崔許投魏璫以傾衆正當時點將錄外廷不知而客用此術一網打盡然至今指其姓名猶艷稱之迨我 聖朝社事禁絕中外廓然無門戶而往事流傳尙論者亦以君子同道爲朋其氣誼可想見新城王公舉其先人名在復社叙次津

津胡公茗山會恩以父前給諫今封尚書公誌銘見示故東林也寧䆉復社中三十三人宣則沈眉生壽民梅朗三朗中鍾百里震陽麻孟璿三衡沈治先壽國徐俶子貞乙徐乾若律時涇萬道吉應隆趙維生司直鄭曾生汝敏諸君子而眉生朗三道吉尤爲時眉目近深溪楊學山以星曆之學邃濬該備見推梅勿菴余詢所從受云得諸大父孝廉仲武翁紹祖在余䆉齋一日見耕巖之孫相與語則兩家祖皆前徵賢良方正者也明資格之狹

莫陋於專用進士初時入材楷書皆得任有至大官者後雖曰三途並用實惟進士一途耳至於末流國事日非欲圖共濟然後有保舉徵辟之曠典亦無及已要之風節可傳者其人自足千古生民秉懿之好人人所同又不獨賢者之後矣客因言梁孝廉儀武于淇官粵西得桂林元祐黨籍碑蔡京原書石本見溫國潞國下載曾任侍從文蘇東坡第三十七人徐勣南陵人也喜甚搨以徧遺同鄉人蓋京所書因劉逵以星變請毀自端禮門至

天下州縣無復存者而桂林以摩崖特完故重定三百九人之姓名具在焉但尾附章惇故亂之京之譎智如此融州眞僊巖有一碑宋嘉定中沈暐刻暐曾祖千名在餘官中故勒原文以昭於世先是京欲爲此碑劉拯言不如以事爲輕重而隱其名京不悅然使用其說則京醜正之罪終不可掩而此三百九人者轉有傳有不傳矣復祉姓氏檇李士人家藏一卷朱竹垞太史就而攷閱其在錄者凡二千二百五十有五人

風教之興自其鄉士大夫始昔之所傳襄陽耆舊吳中先達皆以示後來觀法也祀附賢宗義昆嚴重而俗相沿以至冒濫於是有不應祀法而得祀則又有應祀法而不得祀舊志稱刑部尚書華陽徐公之正氣偉伐工部侍郎重夫徐公之儉德清操翰林待詔玉甫貢公之博雅方正皆卓然里中典型乃不與祀典眞爲闕事余議舉三公與沈徵君耕巖先生同補請崇祀而未及行也始爲秕之二年嘗一表南陵劉氏工峯父子之墓下邑令方

君文字有云祀守職在風教今采訪輿言得故明
進士觀察劉公諱有源立朝居鄉大節與其子歲
貢生諱蘭生 皇贈通政司右通政高蹤懿行既
皆崇祀鄉賢所宜表厥墓門以華道路使過者知
名臣世德焉其以所發銀若干伐石礱碑即照題
字大書深刻金署該縣名氏以著同官斯土均有
率俗之義嗚呼禁隴頭之樵採椰季未亾重原上
之陌連隨會可作遺風餘烈百世以之

避蹟錄者沈耕巖徵君流寓婺州軼事其孫廷璐

掇討於既歿四十年後而浦江傅晉初裒集梓行

者也余考徵君起賢良方正劾楊嗣昌不報歸明

亾隱居著述黃山避也即姑山亦避也其變姓名

居金華蒸跳而免阮大鋮鉤黨之禍滄桑既變雪

蜆隨消而山高水浚之處隱隱有徵君在焉宜

廷璐哀慕如新而婺人亦爲之欷歔欲絕也故老

稱徵君六子皆立名義曰洙字公浚徵君在婺亂

峯叢箐間侍養惟謹曰鑑字公湛時甫十歲徵君

以屬外家曰埏字公厚方齔遂挈之行徵君在婺

九年始移家黃山久之歸姑山皂帽青衫窮餓以卒公湛嘗徒步負徵君年譜乞吳門徐昭法爲之傳公厚遊粵阻逆藩亂遄楚中登南嶽諸峯不可蹤蹟一如婺州時初海氛闌入內地訛言相煽事定多罹其咎空山堅臥者徵君一人而已觀諸子於君親大倫可謂善體徵君之心者然則是錄固冥鴻遺蹟至於舒卷行藏人終莫得而窺之也矣

正學書院之側重葺孝子祠詳南樓志又考舊載祀志者六十餘人補祀志未載者四人合祀焉凡以使

來者觀感興起庚庚幾子與子言孝也眞能孝者無有不義同氣分形兄弟手足之愛自五服至祖免皆祖宗一體義以廣孝孝與義可岐視哉余於稽中約舉數人如劉孔昭芳顯志稱遊京師歸聲三十年貧莝祖父母完諸弟婚且婚從弟以延叔祀宗黨義之沈明巖徵君文集有書墓祭冊子述其父遺訓曰爾曹不聞城南劉伯子乎誰守歲勿家顧挈挐季襆被宿墓下至正旦稽首其先人始去也孝子哉徵君書末云劉伯子謂孔昭先生夫閭

然質行也至賢者引以爲家訓而述之津津若此
嗚呼夫乃眞孝義也已又如後我振有聲性至孝
父病偏走羣望請以身代不瘳刲股和糜進之父
病良瘉後母攖危疾倉皇療救弗及哀毀幾滅性
叔父早世其配魏氏苦節六十年爲撫諸弟俾能
成立具貞節本末上觀風使者得請旌獎念宗人
賴以舉火者甚衆此二家子孫世獲科名遺風亦
未艾云閒與客訪耙中義門無閒於富貴貧賤喪
亂安寧南陵秦氏明洪武初以鄰家罹重法連坐

有本七者代兄戍陝之莊浪衞遺㓜子三歲於家夫婦走戍所作行路難寄歸其詞淒切里中至今傳之秦氏貴盛者皆本七三歲兒後也僉事仁管督學才管使關中祭墓收族焉丁侍郎鐩之孫槙代兄子涿承死獄覬延兄嗣邑令胡文靜憐其義白於監司釋之此急難之義而安寧有不如者也客復舉施愚山侍讀之事叔父砥園栴桐崖中丞之事兄子居方位齋太史之事兄開文具述其事僉終身嚴之若父不二於生死此則不知有富貴

而其義轉貧賤所不如者也

吳越間故家義田久者平湖陸氏宣公遺也蘇范氏文正公遺也余讀范公父子文集見歲寒堂記義田規矩嚴密葢兩奉朝旨勒成幾如令甲綦難哉劉光祿蘧菴以二千金置義田亦立約聞官嘗以白余見所畫皆井井士大夫宦成日視力所能勝設誠而致行之以敬宗贍族可謂善矣

紀述家有傳例如名臣與宦業儒林與文苑雖其該備必各從所重猶謚法之節以壹惠也余在砠

咨訪遺老則聞有三進士者身非隱逸而有泉石之操名殊獨行而厲孤高之節衣冠望之若甘露明水畧不淆濁爲劉孔安維仁吳聖水六一張清源湛逢其始得第同仕爲守令同歸田高臥無竿牘公府同擁書萬卷日午或無炊煙亦同也劉事載舊志宦業傳中但云歷知錢塘鉛山魏縣吳守福州張宰臨晉見選舉而要其居鄉風概如是則於爲政必潔已愛民無疑也三君子去今數十年鄉人知尊尚之久且弗諼又豈待以紀述傳哉

新城王公云寧都魏叔子以古文名世余觀其地獄論上中下三篇殊非儒者之言宣城吳肅公晴巖街南集文品似出其右而知之者尙少余初至秬呂元素侍郎方以御史典黔中試歸有書見及因問晴巖起居荅以剩夫遺老不復可作矣秬人又嘗言吉水李宗伯視學時先介新安秬司馬曹實菴將造其廬竟爲鑿坏之遯商丘宋公撫吳知其方就姜仲子學在（貞毅公子居吳門）商論著述乃客從學在迹之王文恪祠晴巖之高蹈二公之好賢皆

不易得也
施侍讀愚山慷慨篤友誼嘗刻其故人顧與治邢
孟貞詩集恤楊商賢而爲其女擇婚士人鄒流綺
以著書獲罪貽書當事力救之然生平不名一錢
萬道吉孝廉侍讀以耆舊事之者嘗荅其書畧云
某老逐風塵首丘莫必而先生以孤孫見托舉朱
張心許之義望諸三千里外未歸之人所云薄田
千畝某仕宦三十年饘粥之資猶未及先生之半
也先生何至以己之有餘需救於人之不足哉余

交公子孝虔因悉公生平赴人緩急未嘗以貧辭居官廉謹獨以詩文宗盟望走者若玉帛職貢絕不輕受餽遺亦不問家人產晚改官翰林以方纂修明史未敢乞骸其荅萬孝廉念欲任文季分宅之事而勢有不能也自公殁京師垂四十年而孝虔益貧且老饑惟煮字爇不因人名賢之後風致落落乃爾蓋世胄中之絕可念者矣

王新城爲副都御史值諸御史內陞外轉之期時于公振甲成龍涖總憲任甫三日

上在暢春苑有　旨下詢于公以問公公曰臺規內陞皆論資俸近多越次躐陞徒長奔競無益勸懲今河南道常鼐聖有才京畿道梅銷有守而資俸俱淺內陞之序當首常次梅則公道明人心服矣明日　旨下常內陞梅繼之王公自記嗣梅公爲副都御史奉　命撫閩中

上御書攄誠信三大字以　賜王公君易錄亦紀此事誠以知臣莫如君而梅公之守始終不二故同朝大臣樂相與稱道之梅公後以兵部左侍郎

陞都察院左都御史罷歸居曹塘不一入城余特造其廬惟圖書滿架四壁蕭然爲嘆息久之公殁其家無以治葬故郡司馬郭見齋有輓詩云黃金未足遺親串華表仍憂累子孫諸子至告余貸官錢僅而襄事迨余修宣城縣學增置鄉賢祠乃昌言於學宮梅大中丞清節朝野皆知首當崇祀士論翕然遂具出處本末申請督學林公與總督□

公巡撫□公會核俱允入祠

從叔能言公曾守此郡余至之明年公自安慶別

駕解歸憇止後圃俯仰之際未能無情太夫人一杓一盂必親調之委曲以適其意匆追念襄垣公張太恭人遺事後人蹉跌若此天道何從知也盖叔祖聚廷公諱學詩以貢士爲山西襄垣令姜瓖之亂死守孤城賊攻陷遇害太恭人匿叔乳媪武氏家以免伯祖鎮朔將軍從大同提軍破賊始得相見誅賊首沈姓者剜心祭畢而太恭人投繯逝矣叔起家州牧歷典大郡有惠政其在宛以清淨持大體與民休息顧前守南寧失察註誤左官故

太夫人重悲先烈形於喟嘆耳特是叔巳暮年將北行而獲聚於此未始非家庭之樂宦遊似海又有難得此懽會者矣庚寅八月

列女傳昉自劉向作史者因之郎琶邑志載節烈尤備考寧琶有徒門婦者不知其姓事與淮水露筋女絕相似又有孫氏未笄夙亂兵三日猶抱松不仆人呼爲抱松女撰志者謂采衆見聞節烈可書殆若繁星悲其艮苦不忍過刪眞仁人君子能立言者也余嘗見劉光祿蘧菴太淑人趙節母行

述叙欠可感而覲風使者爲請旌在光祿孝廉時後節母登大耋膺累封未始不爲劉公慶先大夫人洊被　覃恩就養在郡余幸承懽子舍不敢道及粵東事惟歲時嗚咽屏處追悼先大夫一日方子間石出其父位齋太守遺文有報趙學使書論崇祀貞烈反覆數千言大意謂凡節婦受封　例不復旌者蓋世祿貴顯之家婦人早歲得承誥命夫死無改適不得更與委巷匹婦爭天家寵靈也若其志行之苦似當無問貴賤概與表揚而輶軒

動以引嫌謝絕其與重朱門而遺白屋者均爲失
中余詳詢知位齋二歲而孤其母李太恭人苦節
雖及見子成進士數月捐幃以 南巡恩得贈
例無復請旌典故告哀當事其切若此今余不幸
先太夫人見背乃嘆寧國十年之樂短不能忘學
東萬里之憾長也白髮冠帔之幸淺不能解青鬘
衰麻之創深也嗚呼先大夫沒長樂官舍 賦偉甫
六歲弟 俊 且二歲耳以長以教以至稍稍有立今
太夫人年七十有九獨不能憖遺數月得稱八十

觴故同是孤子同事節母而飲痛各有難言也去年夏郡紳士梅勿菴鍾端亭諸君將徵詞製錦爲壽屬沈子元珮爲啓余未及見今讀之淚潸潸下不能止蓋元珮館署中數年余嘗縷舉告子姪因耳熟焉如啓所云噩夢宵徵蓼花遽隕驚飈晝起冢棟旋摧先大夫以哭先祖母屢絕旬日遂不起太夫人痛欲捐生誓以從亡既而念天南冀北將一室之安歸嶺嶠江關藐諸孤其疇託磨笄截髮飲泣銜哀乃於毀瘠苫塊之時旋作料檢舟車之計奈門空羅雀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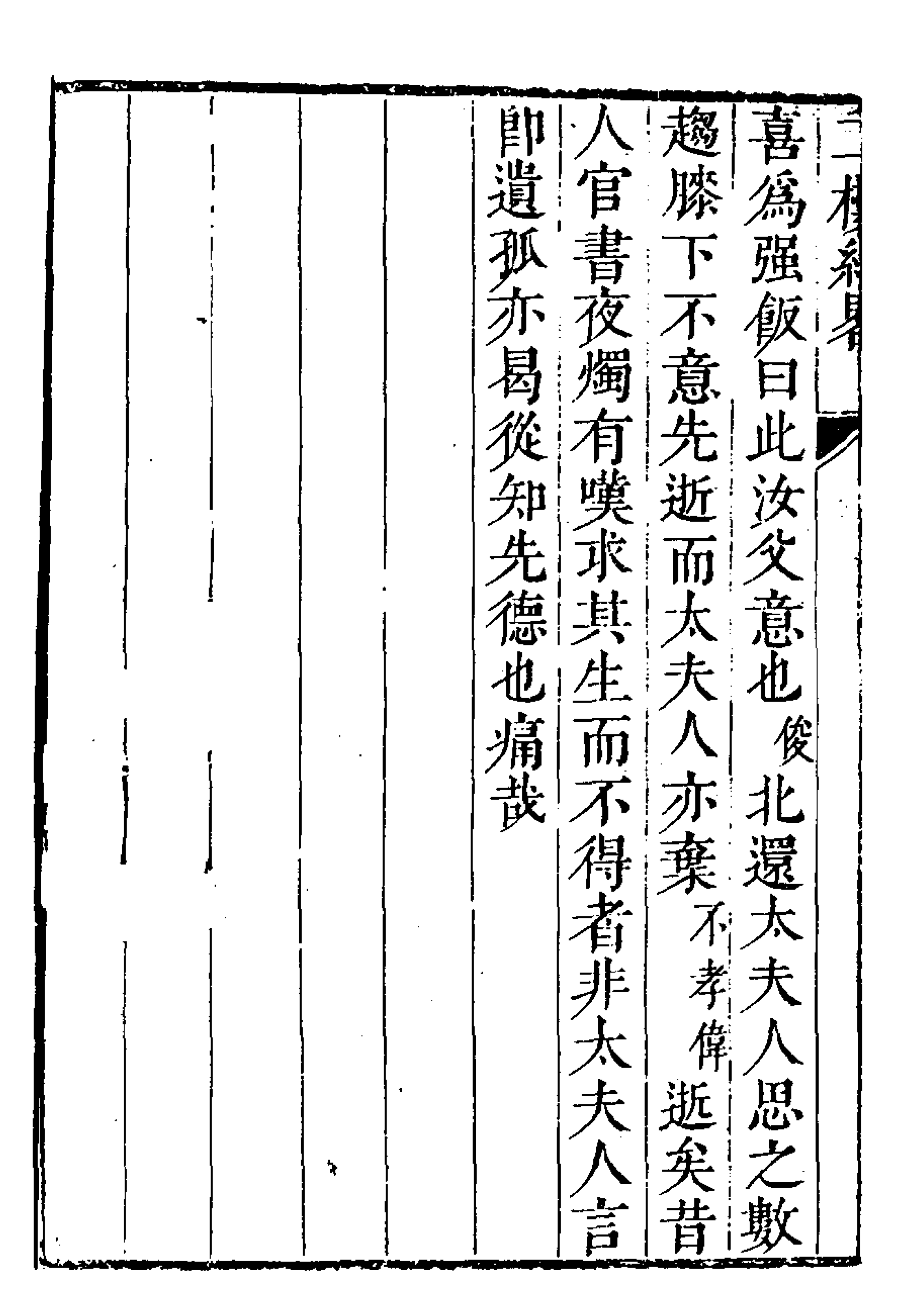
爲元伯之巨卿臂輒颺鷹孰是李元之阿善望燕雲而邋返長路悽寡鵠之聲指碣石以言旋孤舟咽啼鵑之血繫千鈞於一身任難若易歸雙櫬於萬里履險如夷某等猶有感焉所尤嘆爲難者今夫牛衣貧媼幾能尸牖綢繆馬磨窮婺詎免錢刀裔緬即能抱孺子無恙亦安期異日有成且或境鮮枯菀之相形即一室蕭條而亦可人無榮落之異視縱三時隱約以何姑勿乃太夫人運遘閔凶而葭莩盡繡戟牙幢之族身經盤錯而里閈皆鐘鳴

鼎食之家情可知矣悲何如乎矢苦心獨持大體寧自服浣濯隆儉儺以篤周親寧自節饔飱潔盤餐以速宗黨推田讓宅居然閫內之薛包濟急扶災允矣閨中之文正持還代怙母以兼師哺雛之荼苦何多總無晝之非夜鞠子之恩勤不少雖有春而亦秋自太夫人之賦柏舟也方二十九歲而其歷貞操者歷五十餘年嗚呼遂使余持此乞哀誄乎夫不幸而稱未亾石爛海枯天長地潤凡爲貞節皆非立名苟人子不自言則掩親之善非

所以爲孝也卽余今日之情推之可以得人人之情獨以濫竽㫺久徑德簿書未暇續修乿志盡採遺芳此亦一愧也

賦偉從先大夫長樂官舍方六歲莫能悉治行萬一稍長與弟俊就外傅課讀之餘先妣太夫人數舉遺事教之先大夫於折獄後每退食愀然先大母太夫人問之具以狀對先妣侍故猶記其大者廣東惡習民有忿輒食斷腸草自殺以陷人先大夫斷決窮其情實無少寃濫禁邑民毋得食斷腸

草犯者暴其屍不聽收瘞其風遂息民有被殺者
案成而屍忽失其首連繫多人有年矣先大夫涖
任一訊即得其主名時稱神君焉所痛者年未三
十爲哭先太母而遂殞也太夫人萬里扶雙櫬歸
以未亾人撐拄門戶艱楚垂二十年伎先伯兄憲
菴先生爲家督撫育教誨稍知成立偉與弟俊始
後先筮仕偉宰永寧俊宰蔚太夫人諄諄以矜恤
民命爲訓俊之來省於寧也偉兄弟于舍承歡數
問案牘有平反無則對以其故知不輕決罰即色



喜爲强飯曰此汝父意也俊北還太夫人思之數趨膝下不意先逝而太夫人亦棄不孝偉逝矣昔人官書夜燭有嘆求其生而不得者非太夫人言即遺孤亦曷從知先德也痛哉